

灵堂课室

TINADANNIS 作

无意间翻开本书，你也许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灵堂课室

冤魂路四部曲

TINADANNIS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堂课室 / Tinadannis 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6

ISBN 978-7-5057-2352-8

I.灵... II.T...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7393 号

书名 灵堂课室

作者 Tinadannis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1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14.5 印张 215 千字

版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352-8

定价 22.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灵堂课室

目 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验尸报告

009 第二章 稻秸

017 第三章 腐血

025 第四章 东湖

033 第五章 借尸还魂

041 第六章 幼灵

049 第七章 碟仙

057 第八章 出殡

065 第九章 引魂灯

073 第十章 孤岛红衣

081 第十一章 灵堂课室

089 第十二章 金龟须向探花传

灵堂课室

目 录

contents

097 第十三章 传说幻境

105 第十四章 孙家灭门惨案

113 第十五章 六爻阵

121 第十六章 水银

129 第十七章 八极图

137 第十八章 跑马地

145 第十九章 黑色奈何之血

153 第二十章 终极尸毒

161 第二十一章 兰若寺

169 第二十二章 曼妙游离

177 第二十三章 天命

185 第二十四章 情恨

193 第二十五章 覆灭

201 第二十六章 脱尘

灵堂课室

目 录

contents

205 挚爱·永恒 栋力无限:心事传说

209 灵堂无鬼 栋力无限:鱼

211 一定要留下些什么…… Hemmar

213 我和他和她 刘刘

216 烛点课室 栋力无限:白狐万吉

217 鬼、怪的背后 昏就一个字

219 《灵堂课室》VS 教室 大眼儿猫

220 纳米辣评荟萃(更新) 语钟蔷薇等

225 编辑手记

A dark, atmospheric photograph of a traditional Japanese building at night. The building has a dark roof and walls, with some light reflecting off its surfaces. In the foreground, a person is standing, their figure partially illuminated. The overall mood is mysterious and somber.

灵堂课室

第一章 验尸报告

清光绪五年，中国大地战乱纷起，人命伤亡不计其数，冤魂饿鬼肆虐横行，其时，处处闻哀号之声，夜夜听狐鸣鬼叫，民不聊生达到极点。少林方丈悟真大师和龙虎山玉顶真人发出法界令符，要求名山大川，各门各派弟子尽数出动，竭尽全力，降魔除怪，拯救苍生。

少林寺弟子重真为了追杀一受伤吊颈女鬼已经跨越了三个省份，眼看快要追上，却在一座山前失去了线索，妖气指示罗盘上没有一点反应。重真暗暗奇怪，他刚才查看了这座山的风水方位，并未有任何不妥，既非阴气集结，又非那女鬼葬身之地，怎么会得到这座山的庇护呢？百思不得其解的重真不由拿出表来看了一下，已经快到申时了。重真着急起来，师父限定明天必须赶回山上复命，现在连个女鬼都捉不回来，岂非大扫面子？想到此处，他也来不及细想，大踏着步就往山上流星般地赶过去了。

来到山上，树影重重叠叠，各种光怪陆离的黑影在地上随着风张牙舞爪，一缕缕的黑气从地上“嘶嘶”地冒出来，幻化成袅袅黑烟而去，远方不时传来几声颤抖漂浮的叫声，好像是在叫“啊呀，啊呀”。重真怎么料得这里冤气如此之重，忙解开

了包裹，拿出一个木鱼，边走边敲：“各位冤鬼听着，我乃少林弟子，奉命到此捉妖，尔等尽皆退避，勿得相扰。”这一句话刚刚说完，重真就听见地上似乎有破土之声，赶紧低头望去，这一望去不打紧，顿时把他吓得全身发麻，从土中伸出一个青黑色的婴儿的小手，正在他的布鞋上到处游走，轻轻地抚摩，同时地底下深处隐隐传来一阵婴儿的嬉笑声。重真脸色惨白，拿出一个黄符往下一摔，叫声“妈呀！”就往前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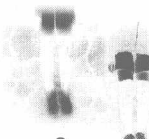
林子里的雾越来越大，重真怎么跑也找不到下山的路。“难道我注定葬身于此？”正想着，抬头看时，却发现东北方向隐隐露出一个屋脊，重真大喜：“有人就不怕了。是哪位高人在此约束鬼魂吧？”不禁加快脚步奔去，不多时便到了屋子前面。原来只是一个破烂得早已荒废的寺庙，旁边立着一个石碑，重真趋上前去擦拭掉上面的蜘蛛网，只见上面刻着四行篆字：

幽风微见树影岚，
冷碑朱门纸光寒。
倩女多少评说去，
森森白骨泪已干。

从这首诗的意思来看，似乎这里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厉鬼作祟，可是后来被镇压了。不管它了，头上三尺有神明，也许正是为了镇压厉鬼，当地的人们就立了这一座庙，祈求借助那些神明的力量来封住这一座山，既然这样，那么躲进庙里不就没事了吗？待到天明再赶路吧。重真再无犹豫，一头疾奔进了庙里。外面的幽魂个个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不敢再靠近，只是用一对对冷冷的眸子望着那两扇倾颓的大门。一阵冷风倏地刮过，门边一块木板“啪”的一声掉了下来，现出了嵌在壁上的一块石碑，上面清楚地刻着三个隶体大字：“兰若寺”……

某师范大学。

13日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是个不祥的日子，而对于计算机系三班的同学来说，还是个哀伤的日子。因为他们的同学王心军在上午的一场车



祸中不幸逝世，年仅 19 岁。除了校方和老师的悼念活动外，三班全体同学更是私下约定在回魂夜为他守灵。灵室就设在他的宿舍 403 里面。

“大家不要慌乱，听我分派。”一个清脆的女音在混乱的 403 宿舍里响起，顿时压制住了鼎沸的人声。说话的是班长小兰，一个作风干脆爽朗的女生，她用炯炯的目光扫了一遍四周，朗声道：“由于人手不够，所以大家要辛苦一点，一个人做两份活，下面我把具体的工作布置一下，副班长小清主要在女生宿舍那边统管，到时一起带女生过来。”一个俏丽的女生应了一声，随即将目光放在宿舍里已经摆好的遗像上面，良久才缓缓移开。小兰继续道：“陈衷信，负责买香烛……”就这样一串长长的名单念下来，差不多每个人手上都有了两三件活儿。在一边听了半天的张剑锋越听越疑惑，敢情小兰大班长把他这个大活人给忘了，不就是下午她问他要不要举行守灵仪式自己支支吾吾没有回答惹到她了？用得着记仇到现在吗？为了让小兰看见自己，张剑锋又往前面挤了挤，宿舍本就人多，这一挤，反倒把小兰撞了一下。小兰稳住身子，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张剑锋一眼，继续念名单。张剑锋绝望地想道：完了完了，这女生心胸太狭窄了。转头却见小清抿着嘴看着他偷偷地笑，末了用手指一下小兰的方向，摇了摇手。

张剑锋正揣摩小清那手势是什么意思，只听小兰慢慢地道：“最后一件活，挑符纸，由我跟张剑锋负责。”“什么？”这一句话仿佛晴天霹雳，炸响在张剑锋的脑后。他忙扯住小兰问道：“你不是说人手不够吗？为什么这件活要两个人干？放我去其他组帮忙去。”小兰道：“只有你懂法术，只有你懂挑符纸，这件活非你莫属。”张剑锋不依不饶道：“那你去其他组去。”话刚说出来，宿舍里面顿时起了一阵暧昧的低笑，小兰的脸“腾”的一下红了，甩开张剑锋的拉扯道：“我是班长，我爱去哪组去哪组。”说完，也不打招呼，抬起脚就“噔噔噔”跑出了宿舍门外。小清再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陈衷信感慨道：“算了算了，张剑锋你快追上去吧，小兰为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难道挑个组的权利也没有？这次算便宜了你这个小子了。”张剑锋苦笑道：“各位同学，我想说一句话，人言可畏，你们就放过我吧，别再传了。”小清笑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怪谁呢？时间不多了，你还不走？大家也都分头行动吧。”张剑锋正想质问那蛋的缝在哪，宿舍里一下子走得

连人影也没见了。张剑锋只好郁闷的出门，哪里还看得见小兰的身影？早跑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张剑锋只得一个人朝学校的西门走去。

月凉如水，冰彻肌肤，再加上寒风一阵阵地推波助澜，张剑锋不由缩了缩脖子，拉高了衣领。校道上很静，几乎没有什么人，只听得到自己那有规律的踏在青石板上的碎步声。正在欣赏这雅致的夜景，背后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摩擦声。有人跟踪？张剑锋心一紧，不由放慢了步伐，准备到前面的拐角处杀它一个措手不及，还没到得拐角处，背后已经传来一声幽幽的长叹：“张剑锋，你还是不肯回答那个问题是不是？”“小兰？”张剑锋一愕，转过了身子，果然，站在他身后的正是刚刚赌气跑出去的班长小兰。

“大姐，”张剑锋一看就来了精神，“我说现在班里绯闻已经传得够离谱了，你还来这手干什么啊？给他们增加茶余饭后继续谣传的资料是不？”小兰反常的没有跟他立即斗嘴起来，反而沉默地看了他一眼，张剑锋蓦然发现小兰的脸色苍白，眉目之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忧郁。张剑锋一怔：“怎么了？”小兰道：“你还没有回答我那个问题呢？到底要不要守灵？”张剑锋道：“我不回答是觉得这问题很无聊，守灵不过是代表了我们对于王心军的哀思和追悼，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大家觉得要守灵就守了，问我一个人又有多大的用处呢？”小兰道：“事实上，反对守灵的人是有人在大有人在的，小清就是一个，是我力排众议定下的。张剑锋，你是法术界中人，你不会不知道守灵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张剑锋心一震，但他刻意保持着脸上的平静：“什么说法？”小兰低低地道：“据说，一个人冤死的时候，心里会对这个抛弃他的尘世充满了怨恨，这种怨恨会波及他身边的人，于是在回魂夜这个法力达到最大的时候，也是走上奈何桥前的最后一刻，他会回来复仇。守灵就是为了消弭他的仇恨而产生的一种仪式，借由虔诚的祈祷和寄托哀思的悲痛，阻止其复仇的信念，送他平静到奈何桥。这也是为什么守灵要长达一个通宵的缘故。”张剑锋“嗯”了一声道：“我知道。王心军无缘无故被车撞死，他肯定是万分不想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

小兰突然大声叫着打断了张剑锋的话：“你不要再遮遮掩掩了，你分明就知道，王心军他根本就不是被车撞死的！他的死有着莫大的蹊跷！这不是

普通的冤死,这是……”说到最后,小兰也说不下去了,她的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但始终没有流出来,末了低低说了一声,“我很怕。”张剑锋也沉默下来,良久才道:“你发现什么了?”小兰无精打采地道:“我已经拿到了验尸报告,是学校里一个跟我家熟识的人偷偷给我的,警察已经通知学校了,要求严格保密这份报告,绝对不能外泄一个字。”

张剑锋目光一紧道:“报告上怎么写?”小兰递给他一份报告道:“王心军的遗体在殡仪馆保存才三天,但是当拿出来火化时,竟然发现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了,根本无法恢复仪容。这就是我决定取消追悼会而用守灵的方式代替的真正原因。你是懂法术的,能不能解释一下?”张剑锋翻着那报告道:“肯定是殡仪馆的冰柜出了问题,在那种温度下,阎王爷也没能力腐烂得那么……”说到这里,张剑锋刚好看见报告的总结处有一行很明显的红批:“经法医鉴定,尸体腐烂程度已经达到一周之上,初步推测正常死亡时间为12月29号,与现实死亡时间相差169个小时零36分钟。已经排除殡仪馆冰柜系统故障,建议列为疑案处理。”下面是法医的签名盖章。官方术语虽然说得婉转,但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来它的意思是说:明明是一周前就应该死了的人为什么还能存在世上?张剑锋一转头就看见小兰咄咄逼人的眼光,“阎王爷也没有能力什么?”张剑锋有点难以置信,“照这样情况看来,鉴定的意思是说心军的尸体是在冰柜中发生高度腐烂的?这好像违反物理常理吧?”小兰忧郁道:“这件事非比寻常,而且我也不相信是那司机的错。”

说到这里,小兰抬起头用忧郁的眼光看着张剑锋,幽幽地道:“我听人说……在当时警察来调查王心军尸体做出意外事故死亡的结论的时候,你激动地喊了一声:‘那不是车祸!’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张剑锋心里“咯噔”一下,他合上了验尸报告,紧紧地闭着嘴唇,什么也没有说。小兰也没有催,安静地看着他,良久,才听见张剑锋一字一句艰难地道:“我的确是看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但是……你不会相信的。”小兰道:“都到这地步了,我还不相信什么呢?有比尸体腐烂更不可思议的么?张剑锋,你到底看到了什么?请如实说出来,因为我真的很担心王心军他……”张剑锋转过头来,小兰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全身因为极度的恐惧而颤抖着:“我担心他

……他会回来。”

说到这里，两个人都沉默了，不禁同时想起那天中午那场痛彻人心的车祸。那时，全班同学为了庆祝计算机考级全班通过，相约一起出去大吃一顿。就在学校门口往下走不多远有一个十字路口，小兰走在最前面，抬头一看，绿灯已经开始闪动了，接下来就是黄灯，小兰料着过不了马路，就停了下来。就在此时，她只觉旁边一阵轻风掠过，她自然而然往旁边偏头看，只见王心军突然也偏过头来对着她一笑，然后迈着轻快的步伐一直向马路对面走去。“不……”四个粗重的轮胎带着“轧轧”声在她面前停下，不仅打断了她的尖叫，还残酷地阻隔了她的视线。小兰回想到这里，不由叹了口气道：“真的很奇怪呢，那司机冲过来时，我整个人愣在那里，除了那四个大轮子，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但是，我却始终相信，这场车祸跟司机没有关系。也许，是我的直觉吧。不过，我觉得王心军临过马路前的那个笑容很是古怪，看上去不像平时的他，而且，当时他要过马路，无端地转过头来对着我笑干什么？”说着，看看沉思的张剑锋道，“快说，你到底看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了？”张剑锋迟疑了半晌道：“这个，事关重大，我还没跟别人提起过，你能保证不会泄露出去？”小兰骂道：“废话！我给你看的还是绝密档案呢！快说吧。”张剑锋像是下定很大决心似地道：“好，我告诉你。出车祸时，我是唯一站在王心军右方的人，卡车是从左方过来的，紧急刹车的地方也在我的左边，所以我是全班唯一一个视线没有被阻挡的人。”小兰万分紧张地追问道：“你到底看到了什么？”张剑锋缓缓道：“我看到，从王心军迈出斑马线的第一步的瞬间开始，他的头就已经偏向左边了，目光自然也是落在左边，这个姿势一直保持到死时。从常理上推断，他不可能看不到那辆冲过来的卡车。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下意识地要不把步子一缓要不加速冲过去，但是他却丝毫没有慢下来的趋势，相反，步速还十分均匀平稳，没有任何慌乱。然后，卡车就过来了。”小兰听得倒抽了一口冷气道：“这么说，他是一边走一边看着那卡车冲过来的？”张剑锋沉重地道：“虽然我不愿相信，但是从我那个角度看，与其说是卡车撞过来，不如说是王心军算着时间迎上去的。”

小兰“腾”地一声站起，失声叫道：“怎么可能？哪有人想撞死自己的？这

根本不符合常理！”张剑锋也站起扬扬那份报告道：“难道你认为尸体莫名其妙地高度腐烂，还有王心军临死前那个古怪的笑也可以用常理衡量的吗？难道现在还需要常理来作为我们的逻辑吗？”小兰望着那份报告，登时语塞。的确，现在事情发展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正常的范围。小兰愣愣道：“那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张剑锋道：“第一步，严密保守消息，没到事情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不得泄露出去。”小兰点点头道：“这个自然。你不说我都会做。”张剑锋接着道：“第二步，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一步，就是明天抽个时间去殡仪馆一趟，详细调查询问。”小兰一听要跟一具腐烂的尸体打交道，早已白如金纸，“就……就算我们去了，也是一无所获的。人家法医都鉴定过了，不会有错的，我们还凑什么热闹？”张剑锋道：“话不是这么说。我们道家看尸体的方法跟那些官方的例行检查一点都不一样。况且，这么离奇的事件出来，有些内幕消息肯定会被作为八卦新闻到处流传，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说到这里看了小兰一眼道，“咦，班长大人，你怕了？”这招对小兰同样有效，小兰立刻驳道：“谁说的？去就去，谁怕谁？”



灵堂课堂

第二章 稻桔

正讨论着，张剑锋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接了一问，原来是安排守灵的李庄打来的，只听得他在里面颤颤抖抖地道：“张大哥，你现在快回来了没？”张剑锋哭笑不得道：“你做什么呢？冷就多穿件衣服吧。”李庄道：“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有点害怕，要不你找谁跟我换吧，我不要守灵了。”张剑锋道：“你的腿昨天摔伤了，不要多走动，你就好好留在那里吧，怕什么呢？”李庄急道：“不是啊，我刚才在门外听见有滴水的声音，很大声，听起来很刺耳，我怕是王心军他回来了……”张剑锋啼笑皆非地打断了他：“你好歹是个男子汉，连滴水你也怕？再说了，王心军他虽然是不幸去世的，但是是那司机的过错，不是我们的过错，他回来又不会对你怎么样？何况回魂夜的时候还没到呢，你不要唧唧歪歪的，快赶上女生了。”不容分说，把手机挂断了，对小兰道，“走吧，买符纸去吧。”

好不容易把要买齐的东西买好后，小兰跟张剑锋便回宿舍，到了宿舍楼下，小兰突然“哎哟”一声道：“你先上去，我有事情。”张剑锋扯住她道：“先说什么事情？不是不想把这些东西提上楼去吧？”小兰把一大堆纸人全部狠狠地砸在了张剑

锋的身上：“姑奶奶要去厕所也要跟你张大爷报告吗？”说完，一溜烟跑开了。张剑锋一边费力地拖着一大堆东西往楼梯口挪，一边咬牙切齿地道：“刚才经过无数个厕所，怎么就没见你想上？”

“李庄，开门啊！李庄！是我啊！”任凭张剑锋在门外如何又喊又叫，门内始终毫无反应。难道他怕得跑出去了？想到这里，张剑锋忙忙地找钥匙开门，一边道：“这死李庄，竟然还跑出去，要是香灭了或是引发火烛怎么办？”推开门，果然房间里一个人影都没有，张剑锋连忙到灵前一看，千谢万谢，香差一点就点完了，赶紧另外拿过三支来拜过插上。正插着香间，张剑锋的眼睛余光突然瞥见遗像上王心军的眼中似乎有什么液体流出来。张剑锋大惊抬头一看，却发现遗像上竟然罩了厚厚一层雾气，刚才受香一熏，眼睛部位的雾气液化成水掉下来。奇怪，这些天天气那么干燥，连滴雨都没下，怎么会这么潮湿呢？

“笃笃笃”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张剑锋这才从沉思中回醒过来，应了一声：“来啦。”大步向门走去。刚走到门边，他觉得地下有点黏黏的，俯下头一看，只见地上一大片水渍，水渍上赫然躺着一根干稻秸，不知怎地，张剑锋心猛地一跳，这条稻秸非常眼熟。张剑锋不由慢慢蹲下身去，将头贴近地面，细细端详这根稻秸，心想：我明明记得在哪里好像见过它，但为什么总是想不出来呢？这时，门又“砰砰”地响了。张剑锋最讨厌在他沉思时有人打扰，偏头吼道：“懒到连钥匙都不肯掏出来吗？自己开门！”然而，当他吼完这句话时，张剑锋发现喉咙里再也出不了声，因为就在偏头的那一瞬间，他清楚地从门缝中看见，门外竟然是空旷旷的，没有任何人脚或鞋的踪迹。换句话说，门外根本没有人，那么，那敲门声……

“滴答”“滴答”门外传来两声清晰的声音。张剑锋又趴下门缝去看，门口内外交界处早已湿了一大块，同时，门缝的上面还不断有零散的水珠掉下来。“笃笃”敲门声再次响起。张剑锋一想就明白了，笑道：“李庄你少给我搞鬼，快出来吧，我已经猜到是你了。”一边去开门。这时，怀里突然传来一阵“嘶”的像是有东西烧着的声音，张剑锋吓了一跳，赶忙两只手伸进内袋乱翻，却翻出一张试冤纸出来，原本是白色的，已经变成了黑色。那是他买符时老板附送给他的，说如果遇见冤鬼，这张纸就会变成黑色，非常好